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十七　　張洽集傳

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呂氏曰叔姬之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是事以強弱輕重為國无復礼文者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礼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礼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礼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程氏傳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明其反覆○胡氏傳盟詛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甯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知

而自行誠在今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以令於齊又曾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曾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杜氏注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氏注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

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尤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然則越礼以致伯姬蓋穆姜之意歟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胡氏傳見上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

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緩遣使詣晉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曾邑也在東海厚丘縣西南○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安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

陵僭限隔上下皆設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謂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傳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秦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師氏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之十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二年與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之十年是也夫卜至於五其瀆甚

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立大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杜氏注晉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劉氏權衡予謂今按經但言晉侯也无以明其是州蒲若欲顯晉書其名乃可明

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齊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唯天子娶十二女故曰非礼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曾貳於楚故晉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劉氏傳葬

晉侯也曷爲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爲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於黨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可也胡氏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也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其可書乎

冬十月公羊无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

歸○泰山孫氏曰公留于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公羊作郤州後同

左氏傳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或問按左氏云公至自晉也受盟而後歸及季文子之如晉也亦且涖盟許予曰成公自汶陽之復歸于齊欲貳于晉而後不果然嫌疑竟莫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

來報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此皆魯之恥也惟卻犨之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成公之受盟行父之涖盟豈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與盟耳與盟而春秋不書諱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寧以前之好○襄陵許氏曰魯盡邀晉之德札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後人

僑如之行蓋邀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隣

之禮也觀宣公成公交齊晉數之跡而魯人睦鄰之義奇知自是以往齊魯之交干戈之往來多於玉帛周公太公受先王之命所謂世世子孫無相害者不復有存矣春秋直書其義自見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胡氏傳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背盟失信而出奔是自絕於天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自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謂天王僖二十四年出居鄭下謂今周公也上雖不君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周公復出則上下皆失之君不君臣不臣是無以自存於世言周之所以衰○常山劉

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不書出而周公書出奔義與天王出居于鄭畧同以周室衰微黍離變爲國風號令不行於天下則畿内皆非王有故始于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故後於子瑕子朝之奔而止書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逋逃罪矣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昭然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人歸之使歸

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十有
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
既許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
楚之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
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

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杜氏注晉既與楚盟合諸侯以申成好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夏者春秋之所內也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

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程氏傳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穀梁傳乞重辭也○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既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實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而損

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以晉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取霸体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傳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杜氏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泰山孫

氏曰按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未有因會諸侯伐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伐秦以惡之也○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程氏傳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特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

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此極故仲尼嘗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使臣必敬其君子必敬其父存天理遏人欲正大倫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劉氏意林主人習其讀則以謂如京師者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必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父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他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无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曹伯廬卒于師 陸氏釋文左氏本亦作盧

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子臧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公子欣時国人不義負芻故 負芻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諧季佗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

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晋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晋晋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晋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晋其言自晋歸于衛者由晋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晋侯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

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惟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書自晉歸于衛志譏也蓋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履霜也與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国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夷

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氏傳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稱婦有姑之詞也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左氏傳衞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衞定公卒夫人姜氏見大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衞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衞國也夫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

舍其重器於衛盡寘其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

走之齊晉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杜氏注嬰齊歸父弟○胡氏傳書曰仲嬰齊以見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討其殺大子而自立

見十三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傳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

弒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厲公此舉善矣而春秋猶不以伯討揜其與盟之罪蓋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盟之然後書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君有罪則君列諸會則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氏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七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注五大夫畏同族罪及故出奔陸氏辨疑曰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蘇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

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董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山之不氏背其宗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山之累上柰何宋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六卿作亂逐華元華元自晉歸于宋使國人攻桓氏殺大夫山黜魚石國然後定○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故去族以示法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吳未嘗通中国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而會之○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啖子曰重書會既會士燮等又往會吳○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胡氏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

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夫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襄陵許氏曰列書鄉會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也○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氏注許畏鄭欲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胡氏曰迁之者須楚

人而歆迁者許竈也葉今南陽葉縣○余氏曰中國自相翦覆而許遷于葉以求近于蠻夷中國之亂可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公羊傳雨木氷者何雨而木氷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氷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胡氏傳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證焉可誣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傳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

出後期

甲子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

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蹈各顧其後莫有鬬心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

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
免唐苟死之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
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
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
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
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
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公羊傳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書師敗績末言尔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當書君傷爲重○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尔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於軍門之戒乎楚人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杜氏注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襄陵許氏曰楚子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反故以累上之許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與齊衛皆後不獨魯明晉以僑如譖不見公）宣公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

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耻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凡有可耻者必爲之諱君目之禮也其我無失道乃爲横逆所加則不諱沙隨之會晉恃强無義而不見公我何耻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胡氏傳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魯有内難師出

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譖怒公而不納曲在晉矣直書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自反而縮之勇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垂訓之義大矣○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公至自會

石氏曰公之此行内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爲諸侯所禮故書而致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位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晉執曹伯後子臧奔宋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程氏傳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啖氏曰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陸氏微旨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故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以罪譏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誅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

而爲讎治之何及○杜氏注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程氏傳寘之于苕丘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意林曰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

何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石氏曰季孫獲歸與郤犫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以
知矣

公至自會

余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致
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歸剌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独殺偃偃與謀）○陸氏纂例

偃則直書剌者有罪當殺也買則止言晉伐衛買不卒

戍明不勝而還遂非其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国爲秦所滅時屬晉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

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

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

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

止諸侯還_{畏楚也}○杜氏注柯陵鄭西地○陸氏纂例不

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程氏傳同病楚也○蘇

氏曰孫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

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此其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何也蓋公之得罪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於伯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錄此致會之意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

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壅公不公其聽自沈帷墻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爲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曷用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宮室不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

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右稷圜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郊非禮矣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書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違天子之時又穀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大早又書之不當行者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余氏曰晉侯再伐鄭恐公不出師故遣荀罃來乞之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先敢或後可也豈有爲盟主而不能尊王命以令諸侯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害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靈以討叛伐二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杜氏注貍脤地闕 泰山孫氏曰魯地 ○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

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傳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氏傳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

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
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
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

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泰山孫氏曰君之卿

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晉殺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前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胥童之死非出於君命而書偃實殺之也春秋不書二臣殺之而録以國討之文何哉蓋厲公之後三郤

之栽昏香童之爲則欒書之討固不以已而以政也惟其自是以殺君故以殺其大夫書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

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穀梁傳稱國以弒其
君君惡甚矣○劉氏傳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
弒其君之詞也○胡氏傳殺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
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
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
趙盾以不越竟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楚
公子比以不能効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
而書弒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

弒公而春秋稱國以弒不書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非重責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愚嘗聞之朱文公曰胡氏此傳不明言其意嘗聞其說於公之甥范伯達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厲公之無道當廢而不當弒欒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之則罪也故稱國而弒以兩見其意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傳前年伐鄭之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晉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国佐兩月之間君臣上下之禍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礼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必戒矣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二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胡氏傳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晉欒盈宋魚石是矣○呂氏曰不言納楚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耳蘇氏曰不曰納魚石將言魚石之復入故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何以不言入寧行父則有罪矣楚子討其罪人而納之疑若楚子之要罪也將正楚子之罪是以言納而不言入也魚石之入不曰自楚何也言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何也將以亂国非止叛也故宋魚石晉欒盈皆不曰叛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无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无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欒无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礼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无謗言所以復霸也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墻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

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蓋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曰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築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或問王在靈囿麀鹿濯濯與書此之意何如曰詩言萬物得其所而鳥獸咸若也春秋於鹿囿書之曰築以見其獨樂而視與民同之者皆壞不侔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魴作彭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

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屬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氏傳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氏注虛朾地闕○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卷第十七

原缺